明季南畧 一三

三

漢書門 類
八八五 號
六 函
五 架
三四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八〇五 號
三四 冊
二八五 函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05
冊數	34	(12)
函號	285	6

秘閣圖書
日本政府圖書

利

基

史可法請設　四鎮

五月十三日庚子史可法言從来守江南者必于江
北當酌地刋急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徐滁
鳳六為進取之基兵馬錢粮皆聽冉行往取而四藩
即用黄得功高傑列澤清列良佐為我藩屏因守江
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黄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傑
澤清良佐似應封伯左良玉恢復楚疆應焰得功進
侯馬士英合諸鎮之功爵當似　異同盧九德事同

淺草文庫

一体聴同礼监察叙
十七日甲辰可法又奏四不可無疏曰臣与高弘圖
姜曰廣馬士英謹議　新増文臣　得　有協理義改協理
操江二員新増武臣有京口九江二鎮此外則上江
杭臣見議増設又議潯江北与賊接壌遂為冲辺訊
設四鎮分轄其地有四鎮不可九督師督師應屯駐
揚州居中遣調其四鎮則設于淮揚徐泗鳳寿滁和
各自畫地封摠兵官釗澤清東平位轉淮海駐于淮

北以山陽清和桃源宿迂海州沛県贛楡塩城安東
州雎寧十一州縣隷之経理山東一帯招討事封
摠兵官高傑興平伯轄徐泗駐于泗水以徐州蕭県
碭山豊県沛県泗州盱眙五河虹県霊璧宿州蒙城
亳州懐遠十四州縣隷之経理河北河南開帰一帯
招討事封摠兵官劉良佐廣昌伯轄鳳寿駐于臨淮
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川寿州太和定遠六安霍丘九
州縣隷之経理河南陳杞一帯招討事晋請南伯黄

淂切為靖南侯轄滁和駐于庐用以滁州和州全椒
来安含山江浦六合　肥巢縣无為州十州縣隸之
經理光固一帶招討事各設監軍一員一切軍民皆
聽統轄州縣有司皆聽節制營衛原存旧兵皆聽帰
并整理所轄各將聽督師荐舉題用荒蕪田土皆聽
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采仍許各于境內招商收税
以供軍前買馬置船之需每鎮額兵三萬人歳供本
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悉聽各屬自行徵取所
復中原城池即帰統轄　宇恢復爵為上公与開國
元同準世襲賊在河北則各鎮合力協防淮徐賊
在河南則各鎮協守泗壽賊在河北河南并犯則各
鎮嚴兵固守其鳳陽揔兵應　副將一員計共六百
餘萬及察每歳所入約米二百四十五萬約銀五六
百萬合計本折不過八九百萬除各兵支用外所存
亦自无多也所望諸臣核實兵實餉中之為實戰實
中之計禦于門庭之外以照堂奥之安則中興大業

所在
此亦寓調停于進取之意愚謂郎倣古藩鎮法亦
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豈堂奥之内而遽以為
藩籬視之

伯

時高劉等封佝爵而黄左晋侯爵仍廕一子錦衣
衛兩千戸世襲又音公馬士英保障東南屢功更
著着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指揮金事世襲
盧九德功同一体着司礼監従優以叙

膂絶

材

黄得功

黄得功鳳陽灵壁縣人字虎山貌偉鬍鬚、兩顴、倒竪
督力俋倫微時雇驢為生計有貴州李人楊文驄同
周祚新北上于浦口借其驢初未知為豪傑也道経関
山突遇响馬六人文驄祚新等亦聞弓馬欲与之敵
得功大呼曰公等勿動台往禦之時楊周管家亦頗
村武已于驢背躍下行李与牲口重數百斤得功一
手扙驢一手提行嚢突撲响馬、、大驚乞正之旦曰

金

有言相告浔切不聴撲撃如故响馬急竒下馬羅拜
曰先兄真英雄吾輩願拜下風勿失義気浔切方止
亦拜曰吾不畇為此只放吾等過去可也响馬請姓氏
浔切堅不与言既而曰黄姓呼為黄大响馬遺之以
令浔切不受乃去揚周両孝廉見其勇而有志以
弟兄礼及南回告于馬士英 覔至命之婚娶延
武士放以兵法及慈住鳳陽即用為旗鼓堵截流寇
建切河北陞副揔戎軍中嘗乗黒騾賊呼為黄大刀

甚畏之于是庐鳳一帯賊不敢久駐
附記遺事 大学士蒋徳璟曰樹卯揔兵爵雖大
然庭参寀相時相不出迎居位受拜〻訖相始出
住延入后堂行賔主之礼時高列三鎮皆行此禮
黄浔切来見拜后入后堂仍行跪礼此固浔切忠
義之気亦以昔日在吾門下故也盖武臣曽在文
臣門下奔走出身者后雖貴顕必行跪見礼
太祖旧制凡寀相閲辺雖揔兵封侯必戎服庭参

久

桿于檻外所以尊相体也弘光時史相出督師四鎮將謁私設見礼淂切曰有旧制在高列等曰吾輩已封侯伯矣淂切遂戎服先入高列不淂已亦戎服継之于此知淂切勇而知義

淂切貧時養鴨池塘其數日減之之幾盡淂切怒將水 渇捕淂巨鰭一長可數尺圍五寸許烹食之体皃倏易頃成偉大夫亦不自覺多力也及洛手絞布〻忽断裂始知之

上

于君衛公昔在儀真一日聞門外喧鬧出視見所舁鉄鞭二毎鞭重三十斤双鞭則重六十斤矣此淂切在馬士所運者

淂切有獵犬三十随馬走甚捷在六合時毎使小卒以金鑼戴額上淂切射之百發百中而人不傷衆呼為小由基

淂切善飲細酒和大酒可飲五十斤臨陣時以紫巾緊縛目瞳突出飲半酣方入陣所向无前

部惧

揚人云淂功駐儀真治兵嚴整商民便之曾遣四
十騎白事子史相道経高管被刧得功怒率兵馳
揚傑衣兵而戰時傑兵盛淂功被圍適帋黄蜚等
継至内外夾攻傑兵始退已而復戰淂功親臨陣
傑部将号黒虜子者最驍勇出戰蜚发煙銃里帋
子目眩淂功挙鞭碎其首而死傑棋收兵適史相
至傑償得功馬始罷兵戰場在揚州城外荒地名
埂子上然埂子街突進城即是非城外也

壮

初儀真挙人李洪甲官囊甚厚營建壮麗有相者
日此屋必出一封侯者居之傳至于孫耒適淂功
蒞鎮居其宅凡九閲月而形家之言始驗亦異矣
淂功微時有飲律老嫗厚遇之淂功感其意拜為
母及貴挈至儀真嫗卒葬于方山四鎮合兵數萬
送之旌旗蔽野儀衛眩目郡邑榮之
初淂功在河北陣前馬驚幾蹶適一人持之淂不
墜淂功問之對曰小卒任姓問其名對曰兄淂功

陞

見其嚴冬尚无褲即名之曰有褲謂自此有褲矣
意欲厚酬之也及得功鎮仅真任已為錦衣守備
駐六合矣未幾陞參將初高傑部將李棟成有兵
萬人鎮六合及李去任繼之陞副總戎賜蟒玉与
六合令列某有隙清兵至任降列令入南京將見豫
王時雖剃髮而相頗大任先告于王及入見王去
其帽閲視項髮果大遂斬之衆甚惜焉

桂　逼　澤

板疑報

劉澤清

劉澤清字鶴洲白面朱唇皃頗美崇禎時為總兵官
癸未七月請于青登諸山開礦煎銀着巡按設法甲
申二月移鎮彰德賊警急石吳三程唐逼与洋清等
將兵入援三桂澤清不奉詔三月兵科韓如愈奉差
至東昌澤清遣兵殺之曰尚能論吾主將否也為山
東總兵虛板捷賞銀五十兩又詭吉墮馬被傷優賞
藥資四十兩命即扺真定澤清不從即于是日大掠

興

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三月十六上任方魏
二相請封澤清為東安伯上不應五月十二日澤清
以數百人丈掠瓜洲淮安自路振飛王燮桔据義士
同心協力頗成犟固振飛去后澤清突来盤踞散還
義士桀驁者籍之部下搪劫村落一空与淮抗田仰
日偉歡飲北兵南下有問其如何禦者澤清曰吾擁
立福王而来以此供吾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
一郡去耳八月澤清大與土木這宅淮安極其壯的

檄　豈

四時之室倶備僭擬皇居休辛淮上元意北徑田仰
猶屢為詩餉卬先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
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九已之求命仰
与澤清通融措与
澤清曾殺其妹副兵總劉孔和　故大学士鴻訓
子澤清初為其狎客及后母盛及折孔和役辱之一
日以所作詩示孔和曰好否孔和戲曰不作尤好澤
清色変已何　孔和以二千人渡河忽徵召至斬之

五三

平 惧 興土

所部二千人ゝ不服令別特撃斬之元一人存者
其兇暴如此甲乙史云甲申十月初九癸　事
昔霍去病云匈奴未滅无以家為李西芋云天子
何在敢言家乎宜其立大功成大名也澤清當乾
坤顛覆大敵在前之時即臥新嘗胆枕惧不倚乃
大興土木眞処堂燕雀身愚昧若此堪為將乎他
事可勿論矣
辛亥五月廿二日書

恩

劉良佐

劉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初与高傑同居李自成
麾下傑護内營良佐護外營后傑降良佐亦有帰朝
意未幾降崇禎十四年曽破賊袁時中數萬衆歴官
至總戎素乗花馬故世号為花馬列或亦時称列花
馬云

先君子云昔列良佐未貴顕時居督抚朱大興部
下忽為所知加以殊恩屢以軍功獲拔遂至總戎

淮

亦一遇也
甲申六月六日壬戌劉良佐奏開鎮臨誰十民張羽
明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尚友等亦奏預鎮環攻命执
按調和之

孫　肆　惧守

高傑
初傑為李自成先鋒崇禎七年降秦將賀人龍隸陝
督洪承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掠傳庭継任令傑
与白廣思為前鋒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潼関不守甲
中春詞赴李建泰軍前朱至聞建泰兵潰遂搶河東
一帶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帰劫掠抵揚欲入城
揚人最惧為之罷市登埤死守傑攻之多殺掠四月
廿八乙酉傑圍揚州困之五月初五丙辰傑兵大掠

部職
民
江北声言欲送家眷安頓江南約列澤清刻日南渡
史可法訊蔟户郤一萬兩遽賊方郎萬元吉前諭各
鎮分別犒賞初六日癸巳太僕少卿萬元吉言揚州
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在兵素少紀律在民進更
乖
法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死守不容兵以民
為叛環攻弗釋猝有冦主氏必至于迫降兵必至于
驚竄眞今日莫大之憂也江北郡邑接連山東河南
賊騎遽遽可到勢必需兵堵　臣等雖有愛民之心
斷无消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徑、駐扎地方
使城外居民盡移城内空下房居聽各將領派兵住
宿嚴禁毀傷其蔬禾等項仍諭城内居民盡出城外
有无貿易有司令同各將領共相防護嚴禁搶掠如
此立法自然民不若兵、不帳民臣前監軍楚蜀時
行之甚效其在今日何得不然云、
萬毓大事記載六月廿四日而此則從甲乙史也
子聞史督臺行師時亦先令賢能將領預経歇宿

去処將房屋判定安置兵將若干分貼標明書某
營某將宿此到則認標而止无有搶掠推此可適
其意
五月初七甲午揚州士神王傳聽奏東省附逆河北
急為賊有淮揚人自為守不意賊警未至而高兵先
乱自傑渡河掠徐至泗上揚四廂之民何啻百萬殺
人則積尸盈野溼汙則辱及幼女詎奈傑之丐得在
新旧之城環圍絶粮已經月徐何不恢已失之州邑

而殺自有之良民也十六癸卯傑頓兵揚州城下淮抚
黄家瑞漫无主張守道馬鳴騄晝夜督民守城集衆
設車追士鄭元勛与傑善覩諳高營解紛隨入城勸
家瑞放高兵入城使有貼然謂傑有福王札命駐揚
州亘善遇之母攖其暴乱士民譁然曰城下殺人如
是元勛不見郎元勛強為傑辯衆怒指為傑党且曰
不殺元勛城不可守遂寸斬之城樓鳴騄疾走泰州
傑恨攻益力史可法以義喩解之始移駐瓜洲及設

捉　陞　沿

四鎮傑卒駐揚澤清駐淮良佐駐鳳泗黄得功駐序
得功心薄之因揔兵争淮揚与傑戦不勝朝廷聞之
陞萬元吉大儀少卿監江北軍解之始各罷兵隷傑
千史可法標下為前部撫兵官
甲乙史云五月十八日乙巳萬元吉言臣奉命犒師
江途兵民搆禍寸歩皆阻揚州民尤甚閉城登陴已
十餘日乃兵与民相殺民又与兵相殺成何犯律頃
楼水営将張士儀言冦奔清河官兵擊焼賊船殆盡

若高刘黄諸将潜師以濟一鼓殲之即可称中興第
一功也　初黄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刘澤清以繁富
争之縱兵淫掠揚人大鬨得功兵至天長傑澤清欲
拒之値李栖鳳高文昌兵至衆心洶〻元吉移得功
書期共戮力王室得功自明无他欲聯絡各鎮鼓勇
殺賊元去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官相戴然傑却悍
終不自制　廿三庚戌高傑疏言奉旨分防揚儀人
人登陴罷市抗道不出偽将董孝礼入宿近臣進

廷　入　自

退元所乞賜應住何地　六月初二戊午揚州難民
盛運開奏揚民横遭焚殺上諭以百姓當仰体朝尺
不得已之意該鎮忠勇名師督輔既到白安　初六
壬戌史可法以高傑捍不可制身人其營諭之見留
不能出盡奪其兵僕從多散白是章奏俱徑邀閲權
遂不振
大事記云六月初八日史可法奏悍民慘殺鄉紳疏
曰鎮臣高傑之率兵南下也揚人實未預知初到之

縮

時不无騷擾及鎮臣既至取花兵而斬以徇日不下
十數人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抗臣黄家瑞漫无主
張道臣馬鳴騄一味偏徇聽城中百姓日于河边草
隙取零兵而殺之因是结釁愈深竟不可解卿紳鄭
元勛親到高營所以為百姓之心无所不至而百姓
反謂迫固播　乘元勛一言之　當抗臣坐次搡戈
而羣殺之至于碎其身首抗臣之威令謂何至于道
臣始則乖張后復畏編分且避于泰州矣罵兵殺兵

肯

以為愛民而不知適以害之也臣于二臣不能无恨
伏乞敕下處分以諭王軍以瑜百姓一面察其首要
以重創之庶紀綱不至盡壞　上諭　部院議処
黄馬二公為地方受　父老諸閲保任上優詔慰
之已后乱民正法黄公為元勛懇邮尤見原道
廿六日壬午史可法奏兵民兩使疏曰鎮臣高傑之
兵奉旨駐揚而揚人堅不肯納蓋從前既有仇隙則
向后不无隄防雖有嚴令驱之不能動也臣前急于

渡江原欲了當此事即當討賊西行不黄兵民扞格
竟不能解揚人惟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而好事者
遂造為不根之言如鎮臣黄淂功到儀真本為安插
家眷而謂之者曰此乃与尔兵為難者子是高兵移
札子野以待之及臣至則又謂之曰此来非真心為
尔致此兵疑臣待疑臣即鎮臣傑亦似疑臣〻惟処
之以組待之以誠數日之間鎮臣傑亦似諒臣心事
矣昨与臣而議將兵盡駐城外止鎮臣家眷入城携

距

二三百人自護臣以為可行矣而城内之人終不允
臣正疇　元許適有馬移駐瓜洲之說者瓜訓駐揚
州僅四十里郎江都縣所轄也駐瓜洲猶之駐揚州
且有城有水可以自衛而資給日用較之揚州吏使
為惟時為鎮臣列澤清標下管兵所駐必列兵移往
淮上而後高兵可來臣高之鎮臣〻〻遂諾盖深感
皇上恩遇之厚不欲以家口之故致成兵民水火之
形　練兵勦賊之事也鎮臣用意如此臣甚重之

犒

鎮臣在瓜臣在揚調停于兵民之間漸為　其猜嫌
同歸十好未必揚城之不可居也
鄭元　字起宗南直歙縣人籍揚州　天啓甲子魁鄉
試崇禎癸未成進士第三人旋假帰高傑至揚〻人
閉門拒守傑怒得攻城公單騎往謁陳說大義傑
兵于五里外以待犒賞后行越日暫啓西門及好事
者復取城外遊兵而翦之以利其震傑益怒積不可
解公請迎原任薊督王永吉至郡往為解紛傑以揚

民先殺啓纂為辞且請与中丞約曲在兵者鎮斬之
曲在民者抗斬之承吉以傑言傳覆公二十五日公
登南城与抗道訖事萬衆共集公謂如高鎮言先殺
啓纂誠當棊懲百則擒裀且不測衆以高兵殺人罪
不容　公曰亦有楊誠賊賤者豈盡由高鎮助言未
畢而　張自強王柱萬陳営等大呼鄭官通賊曲
為解免吾倚若不下手埶必盡遣屠城于是利及攅
集遂遇害義僕陟報以身護主同被創死盖営將有

讀贊

楊誠者探兵多不法往〻殺越人于貨故指及之而
衆誤認楊誠為揚誠公遂及于難先五百南都授公
兵部賊才主事竟未及拜官云史可法疏叅越數日
抗臣斬前三渠魁于市并杖其党而斃之自后揚人
嘗夜見云于城上義冠绯袍指揮而道若天神然詩
盡妙天下所著有諸史論賁英雄令終録英雄恨左
国鉤函久娯二集等書行世
附部　傑得城内百姓則殺之若居城外者戩共

三

右手殺人甚衆米物騰貴民不聊生　揚之属邑
泰興故沅朱一為家在烏傑兵入啓地云層渇藏
金八十万而去朱以是貧困符所居宅庐悉鬻于
同邑紳李富庸云

義仗

陳壁論賊必滅者八

兵部司務陳壁奏曰闖逆據秦越　破郡逼帝望風
訛傳者非謂其智深勇況將卒超越必謂其假仁伏
義百姓楽帰以臣所観闖賊所為并賊將賊兵之情
形決之賊之必滅断〻无疑也賊之来也所過郡縣
絶无戦功唯用好細廣布浮言輙云天兵百萬戦將
千員順者秋毫无犯逆者屠戮令城致荒残愚民被
其煽惑或望風進竄或俯首迎降賊東至境城市一

火

空及賊壓境好淫擄掠殆无噍類民恨其詐吏受其
酷心切同仇知其必滅者一也道賊進京毫无大志
正張偽示鈎通長班抄 勲戚鎮押百官追銀兩或
千金或萬兩晝夜夾打慘酷萬狀文官有銀者不問
才品止問 長仍田取用流毒如此用人如此知其
必滅者二也賊兵公門搜掠搶財物 婦女左復殆
盡仍各影據一家責供狼餐道路行人短褐苟完即
縛拷矣滿城百姓如在湯大片刻難存知其必滅者

雄

三也賊將呼号頭目數人各相雄長目无賊主闖逆
屢次僭位其下每相對倡語去以响馬律响馬誰付
屈膝又言我輩汗血殺來天下不足他的本事時衆
坐殿上譴浪笑傲織褻不堪知書必識者四也逆賊
所追官民財物下將十取二三以解上將〻〻又十
取二三以解闖逆又有此將押追彼將攘奪吏改逆
用將府拘囚上下爭利文武爭權知其必滅者五也
賊兵擄括腰 多者千餘令最少者亦不下三四百

禾
陸續

金人〻有圖立還鄉之心无勇壯赴戰之氣臨敵必
至怯亡平日漸將潰散知其必滅者六也燕京所積
米麥有限今賊兵人馬作踐指日必盡東南絕運西
北竒荒破城不滿廿日米價已騰貴三倍嗷〻総限
半年之内燕京内外必至絕粒知其必滅者七也賊
來道徑兩魯与之市馬既得其馬仍奪其金西人痛
恨匂 東清同惣兵吳三桂連兵入討賊出兵一万
一陣盡沒僅存七人賊又陸續發兵〻衆愁歎鬭逆

賦无

不及簒位四月十二親統賊兵應敵若四方義兵与
清騎首尾夾擊知其必滅者八也更以逆賊所據之
勢言之其所據北直陜西山西河南諸処上地雖廣
荒蕪不治人民鮮少飢困難生財賄元所出税賊元
所取此賊勢之必窮于内者又且逆賊三面殖魯〻
知賊劫聚甚多元一日忘賊之心賊若南下魯必出
大衆以搗其巢賊若守边我又可出鋭師以擊其居
賊若分頭應敵則兵　餉　北制南牽又賊勢之必

恢

窮于外者矣此皆臣身親目擊段　實境字々真情
賊情如此賊勢如彼殄滅可期恢復可奏也
諗列賊之情勢元一語不確雖託空言要皆實事
故録而存之　辛亥五月廿四日　王官書

五月甲乙紀
初五壬辰以張應元為承天揔兵
初六癸巳河北山東府知縣各殺賊所書偽官咸称
起義　居庸巡撫何謙自北亡命遇德州濟王由
之共事尋送之南行臨清鋪商由間部監紀凌駉
起義日侍郎張鳳翔亦起義東昌
初七甲子史可法設防江設水師五万添二鎮将盡
地公守仍以文臣操江協事々衛王殺偽安于青

州　成国煕衛宋元官浦口渡江自言雜撘夫出
京来者　楊仕聡家眷出北城門生方大猷以家
丁護送大猷者薊州監軍随三桂降清令守通州
也

報万

初八乙未江南抚鄭瑄奏報江北澤清兵連騎數方
皆欲渡江三吴百姓呼吸変乱臣駐師子江遣書
高列二師不官止兵請初操注武臣速投京口

報沿

鳳陽恭将戈士凱极刘澤清兵江路殺刧逼攻臨

慶

淮敕御史初彪佳等分行按抚　楚督袁継成清
入覲止之
初九丙申瑞王避兵入重慶奏聞
初十丁酉楚抚何騰蛟奏鄂岳恢復方国安冒功混
報又奏左良玉復徳随　户州羅萬象刧方孔昭
屯抚河化冦至而踉鎗遁帰　又蒙而捕官
十一戊戌真安帝后二御容遣韓盧二宦仍礼負安
二祖御容遣公徐侯柳伯万行礼　尚書張慎言

陳十詼 命趙光遠鎮守四川 貴者馬何兆仰
作乱 吴中士民焚掠任賊官項煜銭位坤東学
顕湯有度四家
十二己亥史可法請増文武童臣經理招討 抗亭
未請裁漕運揔兵 滸寧郷官藩十良約回兵入
城殺偽将偽道兵回長揚扑奏潘為揔河而自為
揔兵
十五壬寅任賊臣項煜自北逃帰混入朝班

癸

十六癸卯故御史汪承詔自言偽改府縣用堅拒南
奔
十七甲辰偽将列慕随偽鎮董学礼出抚敕五道送
高傑黄得功列伊盛列肇基徐大受得切執以聞
十八乙巳通政列士 清厳封敗泰治之令時 行宮
前章奏稚技御史朱同昌亦言 班制宜 癸先
恭王太妃 于行官 追封黄得功九良玉為侯高
列等為伯 史可法請発銅中銅錫倭刀團闢江

莢

尸砲并色絹白布一應軍需詔戸部郎詳
十九丙午史可法清捴列啓基于永綏李栖鳳卜從
善舍外垣俱隷標下馬士矣奏大計五欵一聖
毋流離可延諭高傑部將衛迎一皇考追尊位号
迂擇官南來一皇子木生即敕慎選淑女一諸藩
失国恐有好亢扶之不利社稷宜迎置京師
二十丁未列孔昭言封疆失守各官不在逆案之
吏部毋得混推

廿一戊申礼部清補暦官
廿二己酉令應天府祈雨
廿五壬子常熟土民焚掠仕賊官時敏家三代四棺
俱劈毀
廿七甲寅命部司清查十七年練餉盡數起解明免
全免
廿八乙卯馬士英奏吳三桂之捷命封薊国公世襲
戸部發銀五万兩米十万石責令沈廷揚送与之

淍

編年入卌十六月　御史陳良弼言科臣李沾荐
人調停泛来該国宿奎
侍郎賀世壽言今日吏治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慎
刑賞口頭殺国河上擁兵思數已盈功名不在人
主輊此石器矣至干草澤語言實繁有徒未見兵
勇殺賊但見兵未虐民小民石恨賊而銀兵甘心含
順而從逆不　有司日剝剃其民而永為保障必
不可得也

廿九丙辰御史朱周昌論山東督抚丘祖徳輕**弃**地
方
附記　五月廿三庚戌几錫知縣郭任亂共郷紳
治喪凡三日　廿五諸生羣聚縣堂糾郷紳云
罵助納銀扯落蒋介如孝　揮拳乱**毆**亦事之數
也下午諸生毀碎趙玉森墻門与廟煩以從李賊
故也

扁額

癸未新秋念七謹校
鈴木洋

昌平坂學問所

文政癸未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